

省籍情結的隱喻—— 論神小風〈上鎖的箱子〉中的含蓄意指

林禹霏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文本雖名為〈上鎖的箱子〉，卻是在描寫外婆與孫女間所互動的故事，因此筆者將解析小說當中，是否能透過故事的演進而形成題目這一主導意象。筆者將透過陳述、意象這一雙軸理論解釋〈上鎖的箱子〉中，外婆、孫女所代表的涵義，並將透過表意模式和主體意識兩節，解釋出〈上鎖的箱子〉這一文本所要傳達的意涵。

關鍵詞：神小風、陳述、意象



一、前言

〈上鎖的箱子〉一文是神小風在 2007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的得獎作品，而後收錄於 96 年小說選當中。故事開始先敘述外婆躲在箱子裏頭，而後孫女在箱子裡尋找到她，接著繼續描述外婆身上擁有一個腥鹹的氣味，讓她感到不舒服；接下來繼續描寫到外婆身上的味道來源是因為跟著蔣介石來台，身上的鹹腥味便是渡海時沾染到身上的。渡海來台後，外婆有了將東西藏匿起來的習慣，甚至到外公過世之後將自己也藏在了屋子當中，而這個習慣在其他家人眼中是無法被理解的；故事接續到，孫女因為在學校跟同學爭論自己是否為台灣人，但卻因為自己不會說台語，而遭到同學們歧視，歷經辛苦將自己躲進了外婆家。在與外婆的相處當中看到了外婆為何要將東西藏匿起來的原因，但同時母親卻將屋子藏匿起來的物品清楚，甚至認為放久的東西就該丟棄，後接續到外婆失蹤。

文本雖名為〈上鎖的箱子〉，卻是在描寫外婆與孫女間所互動的故事，因此小說當中，外婆和孫女所代表的涵義是否能夠與〈上鎖的箱子〉的題目，成為可以產生解釋而進而產生關聯。同時也深入探討，上鎖與箱子之間擁有什么意義，意義是如何透過外婆與孫女來表現；孫女與外婆的表現又將對上鎖與箱子的意義產生解釋。是以在此筆者將透過陳述¹與意象²等兩部分，對於〈上鎖的箱子〉進行分析出含蓄意指³是如何透過情節的推進而表現，但在此筆者將用陳述與意象代替語言的(ERC)的語言系統分析，因為小說文本當中，每段陳述都會表現出其意象，意象會再次的投入陳述當中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使其產生新的意象；同時觀察分析陳述與意象是否跟外省族群所面臨的問題有關。

因此，以下將就表意模式、主體意識為兩節分析，一為表意模式如何透過小說文本解釋上鎖的的箱子是如何透過故事中主人翁的故事表現出何種涵義；而透過表意模式的涵義解釋〈上鎖的箱子〉所要表現的主體意識，最後將兩節並做討論，而文本故事當中陳述與意象最後所隱含的意義是否為題目中〈上鎖的箱子〉最後所隱含的意義。

二、〈上鎖的箱子〉中之表意模式

「箱子」與「上鎖」是文本當中最重要象徵物。此節將透過陳述與意象的雙軸理論⁴解釋文本故事當中的情節如何對「箱子」與「上鎖」陳述所傳達的意義，同時這些意義再次地促使陳述的推進，使得陳述與意象互相造成詮釋。而上

¹ 文本中的文字敘述、情節描述，意象會影響陳述中文字的敘述及情節描述。

² 陳述中所指的隱含意義、象徵，陳述的文字、情節會影響意象的解讀。

³ 概念來自羅蘭·巴特，第一系統(ERC)變成第二系統的表達面或表示為(ERC)RC。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頁 194~198

⁴ 陳述與意象



鎖與箱子這兩個象徵物在文本當中透過陳述與意象所形成的詮釋，會變成為文本的表意模式，這一表意模式會解釋題目中〈上鎖的箱子〉的意義。因此將分為兩小節分析「箱子」的隱含意指與「箱子」如何透過「上鎖」此動作將其連結；第一小節將分析「箱子」在文本故事當中，對故事情節、藉由情節推演對整體故事有何意義產生；第二節分析「上鎖」本身對於第一小節所提到的「箱子」造成何種意義上的解讀與扭曲，同時解釋「上鎖」與「箱子」間的關係。

（一）箱子的意象

故作著藉由文本故事的推演，導出了箱子代表了「躲藏」、「重要」、「保護」等義涵，透過情節的推演，將其適合的意義投射入文本當中，使其箱子在陳述當中產生了意象；而意象則可以再次的被視為陳述而產生新意象。因此本小節將解釋文本當中「箱子」本身隱含的意象如何構成，並且透過陳述的描寫產生意義；並且將意義視為陳述投入文本之中，形成陳述的演進，同時再次的產生新的意義；而箱子所代表的意義將會影響不同陳述當中對於箱子意義的解釋。

1、箱子為「躲藏」的涵義

〈上鎖的箱子〉文中提到：

外婆失蹤了一個禮拜之後，當所有人幾乎都忘了這件事情時，我在箱子裡悄悄找到她。⁵

此段陳述中描寫只要躲進箱子或者碰到箱子的任何事物只要經過一段時間最終都會被找到。例如在第二段所述：

說是那個箱子好像也不正確，應該說是我翻遍了外婆家裡所有堆到天花板的箱子，才終於在最後一個箱子裡找到她，簡直像是幼時的躲貓貓遊戲，……而躲在箱子裡的傢伙往往是第一個被找到的……好像沒藏過箱子就算沒玩過躲貓貓一樣。⁶

故在此兩段的陳述中可以發現，躲藏的意義是透過陳述的描寫，使得躲藏的意義在此處被提取出來，使得此時箱子的意義相等於躲藏。

⁵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0

⁶ 頁180



2、箱子的涵義為「重要」

然而箱子的涵義並不只是躲藏，則是透過故事情節的推進使其意義再次的進行扭曲：

不斷的告訴她，要放著，所有東西都不能丟，即使在那一個彌留時刻也是不斷的重複，把重要的東西藏起來就不會消失不見……。⁷

若將整段文字視為一個陳述，重要的東西與箱子同時被置入意象解釋當中，箱子的意義不僅僅只是躲避，而是再次的被賦予了「重要」的涵義，故箱子的涵義會跟隨著陳述語境的變化被賦予新的意義，因此若是再將意義再次置入陳述當中：

外婆愣了愣，看著母親又將一個紙箱往外扔……我看見那個裝著外公的瓶子，正安穩的漂浮著。⁸

箱子在前段文本陳述當中已被當成「躲藏」的象徵，在此將「躲藏」的涵義帶入紙箱之中，將此段文本視為一陳述，此時如果透過意象的選擇，將此段所發生的陳述，將後面的陳述所產生的新意義取代箱子原本代表的意象：

「大的，妳說阿，妳說。」外婆的聲音悶在冰箱裏面，一句又一句的叨唸著：「我怎麼能，我怎麼能不藏起來？這不能丟阿……」⁹

在此段文本裡將箱子視為陳述，使其「重要」的概念透射進陳述中的「箱子」當中，使其箱子擁有了「重要」的涵義；故躲藏的意義在此便無法成立，若將兩段劇情視為整體的陳述，此時箱子要表示的僅有重要的涵意，躲藏的意義只是用來陳述，藏起來的東西是重要的。因此推斷出前段陳述當中箱子等於躲藏的意義帶入；同時說明躲藏在箱子當中的物品等於重要的則會產生新的意象。因此在故事當中，冰箱的正好也符合了箱子所代表的含意，而同時關於冰箱的陳述與意象會再次的影響對於箱子意義的解釋。於是冰箱在此篇小說中則是被賦予了可供「重要的事物隱藏的」涵義在此可以看見，此段發生在孫女逃家逃課後，躲在外婆家，而母親在一個禮拜後在外婆家找到她的描寫：

我消失在學校的一個禮拜之，母親終於出現在外婆家的門口，臉上寫的不適怒意而是倦容，母親下包裝精美的蛋捲禮盒，無視於外婆一個箭步的向

⁷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9

⁸ 頁188

⁹ 頁188



前將蛋捲藏入冰箱內……¹⁰

依照故事情節的推演此處的藏在文本當中，同樣的被賦予，重要的東西就該被藏起來的意義，因此在此處若將藏與重要視為意義，將蛋捲禮盒視為陳述，在文本故事當中會放入冰箱的由下列推斷被放進冰箱的還有其他物品，：

「外婆這不是過年時阿姨他們送來的佛跳牆嗎？你們麼沒吃」…「這不是我們很久之前拿來的水蜜桃嗎？都爛掉了！」…¹¹

被賦予重要涵意的是藏在冰箱裏面的物品，被藏起來；而這些物品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與外婆都有親屬關係，因此此處的重要的物品直接指涉了親屬關係；蛋糕、佛跳牆、水蜜桃、茶並不指向他們本身的涵義。因此若將親屬關係的意義當成作為陳述在下列文本當中就可以明顯指出，進入冰箱的東西都會發臭、腐爛，同時也表示著重要的東西都是會發臭：

「那是茶？」我跳起來打開冰箱，迎面而來的酸臭氣息讓我忍不住倒退幾步…¹²

而發臭的是什麼？意旨的並不是物品發臭，而是透過水果本身所指向的「親屬關係」發臭的是那些親屬關係。然而冰箱卻是發臭的源頭，再次比對故事裏頭家人對外婆的看法：

於是我們再也不去外婆家「老番顛」父親總是這樣偷偷罵著外婆，在母親每一次用力地掛上電話的那一刻，吐出這句口頭禪。「媽。」母親的聲音輕簡而寒冷，像根針一樣輕柔震動：「你的冰箱沒插電什麼東西放在裡面，都是臭的。」「東西放久了，就該丟。」¹³

由此可見，同時代表著的家庭關係是不和睦的，也表示著外婆所保護家屬關係也都是腐爛的、壞掉的。對於母親而言將臭、腐爛當成都是該丟棄的，因此在情節描述當中，外婆家的物子也都充滿著潮濕、腐爛的描寫；正如在冰箱當中的物品一樣，外婆也是其他家人要丟棄的。因此在母親孫對於孫女住在外婆家開口的第一句話就可以得出：

你這個大的住在這種地方，沒爛掉還真是奇蹟¹⁴

¹⁰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7

¹¹ 頁184

¹² 頁184

¹³ 頁182

¹⁴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7



意味著藏進屋子裡面的都會發爛，此時再重新對照文本當中，外婆的屋子與冰箱的義涵一樣，如放進去的東西都會腐爛、發臭，因此可以合理的推斷，外婆的屋子在文本當中也等於箱子。

3、箱子的涵意為「保護」

「躲藏」在故事中所代表的涵義也在故事中被賦予了「保護」的意義；從孫女為了堅持對自己的認同，將自己躲進外婆家，以及在文本故事當中從下列敘述當中便可看出：

……總是這樣藏著，藏私房錢幫女兒交學費，藏食物好過年，母親口裡說著真可悲，女人或許天勝就該有這種藏匿的能力，唯有這樣才能保護什麼吧，……。¹⁵

因此，也代表著被隱藏的物品其實是需要保護的。在此節當中，透過箱子在文本當中表現的意象，進而解釋出箱子在陳述當中產生不同的涵義，陳述與意象間的表意模式也詮釋了〈上鎖的箱子〉中，箱子的意義所在。

(二)箱子如何被「上鎖」

此小節透過解讀「上鎖」，同時加入前小節所探討的箱子，透過陳述與意象的關係產生連結與解釋。在文本當中透過外婆與孫女的對話，上鎖的在陳述所表現的涵意：

……她被鎖在這四面都是海的島上哪裡都去不得，久而久之才會骨頭痠痛，尤其在下雨的時候痛得更厲害，「那是風濕啦。」……。¹⁶

上小節提到，放在箱子裡的藏起來的物品都是重要的，同時外婆的屋子也是箱子，外婆也藏在裡面。陳述當中透過描寫外婆哪裡都去不了的原因除了風濕之外，此處的背景外婆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從大陸跟隨蔣介石到達台灣，而到達台灣是為了逃難。而逃難的代表的是躲避戰爭，因此同時島與箱子的意象便再次連接起來，島是一個箱子，箱子代表著躲藏，箱子如何被上鎖透過外婆的風濕走不動了、以及歸不了根。因此在此可將鎖視為囚禁，將其囚禁便成為此段文本敘事當中，就像在文本陳述之中提到：

¹⁵ 頁 181

¹⁶ 頁 185



我想她跟我一樣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待在島上……。

17

在故事當中，孫女無法被同學認同自己是個不會說台語的台灣人，就像外婆一樣，她是個不是台灣人的台灣人，所以他們都逃到了台灣島上。然而透過箱子所需要傳達的涵義，重要的東西要藏起來才不會消失不見，將其透入台灣島與大陸之間的關係，故若將「上鎖」的意義導向「囚禁」，而箱子指代著「外婆」那外婆為何會不斷的說她走不出這座島也就能夠解釋，但文本當中提到：

而奇怪的是，他說他是迫不得已才被鎖在這個島上，卻又把自己關在家裡哪都不去，寧可對著那些裝滿舊時衣物的箱子東摸西摸……¹⁸

家裡與島是否是一樣的意義？對外婆而言，屋子若是指向被囚禁的島，那代表著島對於外婆而言是沒有囚禁作用的，因此在此意義不成立；因為此句的話語的敘述者是孫女，對孫女而言外婆家是島：

我在轉了三次的公車之後，忍著想吐的腦袋與滿漲的尿意，在豔陽高照的天氣裡走了不知多遠的路，轉進忠孝東路的小巷子，把自己藏進外婆家。

19

透過描述外婆逃難至台過程當中的艱辛，對照孫女在藏進外婆家的過程也同樣的艱辛，將前段文本當中所發生陳述投入至此段的意象中，若將這個陳述，它的意義並非指向躲藏，而是前段文本所敘述的「逃難」，然後將逃難投入此段陳述當中便可解釋為，孫女逃往外婆家的過程是逃難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上鎖所隱含的意義之一。透過前段文本中的意象，外婆逃難的島是台灣島，透過陳述的推進，將上段所代表的逃難的意象視為陳述，只要是逃難所到達的目的地都可成為一個島；因此此處所指的外婆家便成為了孫女在逃難過程當中成為了一個「島」，因此也可以解釋，為何外婆家同時是島又不是島。囚禁外婆的島是台灣島，而不是家；而將外婆家視為島的孫女也同樣被囚禁與島上。孫女逃上了外婆家這個台灣島上，她被囚禁在島上，是因為在外婆家以外的地方，沒有人認同她，將她鎖在了台灣島上。上鎖的意涵也透過著不斷的將箱子藏起來，在將藏起來的箱子再次的放至進箱子當中，使其「上鎖」的形象出現透過藏匿的動作使得上鎖的意義產生，如文本所述：

……為什麼聽不懂台語這件事我也搞不太清楚，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¹⁷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5

¹⁸ 頁185

¹⁹ 頁183



說台語這件事開始跟台灣人劃上了等號，剛認識的朋友聽聞我不但不會說台語，連聽都聽不懂的時候總會露出驚訝的臉……²⁰

此處的台灣人與非台灣人的疑問使得孫女避難逃往外婆家藏起來，因此套用前段外婆逃往台灣島避難的原因「戰亂」，而孫女逃往避難所的原因正是台灣台灣人認為他是台灣人的處境；因此將台灣人與外省人、台語語不會台語的分別意指著「戰亂」不僅僅只是國台語的分別，對於孫女事件而言更是逃難的開始。因此文本當中不斷的透過故事情節的描述，將上鎖的箱子這一個意象透過事件的產生不斷地做連結與改變，使其箱子產生在故事每個情節當中有不同的涵義，因此可以透過物件具體的形象加上情節後產生不一樣的意義出現，使其意象的產生，透過事件的推進，使意義能再次的透過語境的轉換賦予不同形象的事物擁有相同的意義。

三、〈上鎖的箱子〉中之主體意識

主體意識是某種價值理念，是貫穿文本的最核心的意旨，〈上鎖的箱子〉一文便是透過表意模式來表現其核心理念——省籍情結。文本中透過孫女逃進外婆家，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隱喻了省籍情結的由來，甚至省籍情節擁有不同的形態而持續傳承。而省籍情結透過各種「不同」產生，最後因為「相同」而傳承。

(一) 身分的「不同」到經歷的「相同」

故事中，孫女一開始對於外婆的印象，停留在外婆身上有其鹹腥的海水味，而孫女無法得出這種味道是從何而來，這也正是本省人對於外省人的理解，在與外婆的對談當中，了解到外婆逃難而來的，對其背景身分有其了解。而在生活中，透過孫女將漸漸地聞不到外婆身上那股海洋的氣味，帶出孫女已經慢慢的能夠了解到外婆對於藏東西的執著，也習慣了外婆在身邊的日子；然而透過孫女和外婆間的對話：

我想她跟我一樣，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待在這座島上，好像做什麼都不對勁，而奇怪的是，她說她是迫不得已的才被鎖在這個島上，卻又把自己鎖在家裡哪都不去……²¹

孫女是對自己的身分、國籍認同無法統一，而逃離到外婆家，因為她在台灣社會裡面，卻像個外省人，就像在親屬關係中，似乎沒有她這個人；而外婆關在家裡哪裡都不去，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認同她。就像母親對於箱子以及外婆房子的

²⁰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2

²¹ 頁185



處理方式，只是認為他們會使人腐爛，必須將其清除。從孫女為什麼能夠融入外婆的生活並感同身受呢？有下列幾點，兩人同時有身分無法認同的困境；孫女是台灣人中的外省人，她不被接受為台灣人，外婆是外省來，自然也不是台灣人；兩人的困境相同。逃難，對於外婆而言，逃難是因為戰爭爆發，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逃到台灣島上來避難；對於孫女而言，不會講台語四戶對她而言是種攻擊，而家人無法分辨她是大的小的，對她而言更是一種傷害。

而孫女和外婆同樣也是受傷了才互相了解，一開始孫女逃至外婆家時，外婆也跟其他人一樣，分不清楚孫女的身分也跟親人一樣誤認了；孫女在被母親發現藏在外婆家時也一樣跟隨著母親將外婆家視為腐爛的地方，並將其打擾。但透過孫女在外婆家躲藏了一個禮拜，才被發現而外婆也在一個禮拜後才被找到，更加說明了他們兩個並沒有什麼不一樣。文本中提到，外婆是不會離開房子的，我知道我比任何人都再清楚不過這件事了；因為重要的東西要藏起來；跟孫女自己本人一樣，她也是在受到傷害時，就往外婆家躲起來；那外婆一定也一樣，將自己藏起來了。文末：

而一段再熟悉不過的海水腥鹹味慢慢的自腳底，一吋一吋的爬上身來。²²

外婆與孫女二者同樣都將自己上鎖，二者有截然不同的身分，外省人與本省人；但卻同樣的面臨省籍問題的追殺而逃難。

(二) 處境的「不同」到困境的「相同」

透過孫女受到身分認同的困擾，逃至外婆家；透過孫女的視角看見了外婆為何將自己鎖在房子裡面不肯出去，而母親又如何「侵門踏戶」將外婆的房子打掃乾淨，甚至將箱子丟棄，迫使外婆將自己藏匿起來，孫女尋找到外婆的過程中見證外婆的困境，而外婆的困境的未解，形成變種而影響到孫女。外省族群問題的懸而未解，將族群歧視延伸延續至下一代；就如孫女在台灣因為不會說台語而面臨的族群歧視。上鎖的箱子透過故事情節當中的箱子躲藏的特性，在中國大陸發生戰爭時，外省族群因為身不由己，為了躲避戰爭而逃難至台灣，希望在台灣得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遷移至台灣並非使得這些外省流離族群擁有更美好的未來。外省族群到了台灣還是需要不斷的躲藏，然而身上的鹹味卻是無法掩蓋，鹹味對於他們而言是經過黑水溝重重的難關而帶回來的，是種重生的象徵：

因為是從海裡活回來的²³

²²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90

²³ 頁180



然而這些鹹味卻成為本土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標誌，故事當中透過孫女所說，以至於無法理解：

外婆的身上總是有一種味道，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混合而成的海洋氣味，腥鹹而強烈，從他跨出的每一個步子蔓延開來，每當外婆朝我細碎緩慢的走來時我就開始打噴嚏，打到鼻子紅了還是無法習慣。²⁴

外省人生活在台灣，讓台灣人無法認同的，此處的孫女同時也就看到了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觀點，外省族群在台灣生活的在久，他們依舊不是台灣人，他們與台灣人是不同的。同時透過冰箱所藏的物品佛跳牆、水蜜桃、蛋捲、外公的骨灰；暗示著在老伴死去之後的外省遺孀，甚至連最基本的親屬關係都無法維繫甚至逐漸惡化，從文本當中：

……於是我們再也不去外婆家「老番顛！」父親總是這樣偷偷罵著外婆，在每一次母親用力地掛上電話那一刻，吐出這句口頭禪。²⁵

因此可以發現對於外省族群們失去了自己的伴侶後，情感與生活都無所依歸，甚至是使他們對於生活更加無法自處。對他們而言，接觸外界也同時也是不可得的，對於戰亂逃難至台灣人生地不熟，哪裡也去不了：

外婆總是說，它被鎖在這個四面都是海的島上哪裡都去不得，久而久之才會骨頭痠痛，尤其是快下雨的時候痛得更是厲害，「那是風濕啦。」我忍不住插嘴提醒她。²⁶

同時因為年紀開始變大、身體漸漸患有疾病，接觸外界的機會也變少了。對於台灣人對於外省族群的看法，這些流離的外省族群似乎也沒有去爭奪話語權的慾望和說話的權利：

白天的時候屋子裡總是安靜的，外婆會做在搖椅上看著沒有聲音的電視，氣象主播的左一張一張看起來真像金魚在吐泡，……有時候我熱得受不了了想偷偷打開，卻總是被立刻關上連插頭都拔掉。²⁷

作者利用氣象主播說話卻沒有聲音表示外省族群的話語權的流失，而被囚禁在這座島上的外省族群也沒有想要奪回話語權的慾望。藉由孫女對外婆的一句話：

²⁴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0

²⁵ 頁182

²⁶ 頁185

²⁷ 頁185



「外婆，不開電扇就算了，連窗戶也不開，會腐敗在裡面臭掉的啦。」²⁸

因此外省族群在時代的推演之下，漸漸地失去說話的聲音，也被視為應該被丟棄的物品。外婆不斷的將紙箱撿拾回到家中，將物品藏進裡面使其重要的物品不會消失，然而這些物品卻會發霉，而發霉弄不掉了就將它蓋起來：

我也開始幫外婆整理那一堆又一堆的雜物箱，外婆有各式各樣的長的方的紙盒紙箱，不管是什麼怪異的東西都有辦法找到合適的箱子裝起來……我假裝沒有看到那些盒子底下的霉，綠綠的一整片怎麼擦都弄不掉，我一個個的用力幫他們蓋上蓋子，是啊，蓋起來就看不到了……²⁹

說明了台灣對於如何處理外省族群的問題，總是有各種不一樣的方法將問題隱藏起來，而且隱藏起來後，就可以當作外省族群的問題是無需解決的，就算問題已經根深蒂固，也都將問題掩蓋住，掩蓋住看不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透過母親不斷的將箱子往外丟棄，外婆只能在旁便束手無策：

外婆愣了愣，看著母親又將一個紙箱往外扔，轉身氣咻咻的往冰箱走去，我望著外婆蹲下身子……母親叫喚著我，快手快腳的她早就打掃好。

³⁰

而外婆的角色在此處的困境就跟外省族群所面對的處境是相同的，面對外界的攻擊與騷擾，他們並沒有能去保護對自己而言重要物品的能力，只能被予取予求。而外省族群面對外界的指控與攻擊，他們能夠保護自己的方法，卻是將自己藏起來，以避免更多的傷害：

從那天起，外婆就失蹤了，她的四個女兒為在我家客廳團團討論，我看見母親緊皺而煩躁的眉毛……而屋子裡腥鹹的臭味已經讓所有人都不想再踏進一步了，於是他們開始設想所有離家出走的可能性……而我知道外婆還在……「外婆，妳藏在裡面做什麼？」³¹

透過孫女的視角可以發現，外婆將躲藏視為保護自己的方法；而他的親屬卻將「躲藏」視為病狀而不是因為躲藏而使關係改善；透過外婆的竟連想至外省族群面對困難時，他們將自己的身放棄，然而卻沒有得到外界對於他們處境的認識，而是反過頭將其當成合理化自己行為的藉口。而外婆在躲進箱子裡孫女發現她時，她

²⁸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85

²⁹ 頁186

³⁰ 頁188

³¹ 頁189



雙手緊握，但手裡卻沒有握住裝著外公的瓶子，只有緊握著自己的雙手：

那些所有疊得高高的箱子是被母親弄塌的，東一個西一個像地震過後，於是我伸出手來，去掀開每一個箱子，悄悄的找到外婆。³²

外婆最後為了保護自己，卻連最後的依靠都將其藏匿起來；對應外省族群，保護自己後，卻連自己的堅持都丟了，任由外界的人書寫對他們的觀感。而孫女在此篇文本當中的角色，是一種觀看者得角度，同時也是暗示著，這些紛爭會透過不同的形態繼續存活下去，而孫女就是其中的受害者與見證者：

我跟著這句話輕輕念道，而一股再熟悉不過的海水腥鹹味，慢慢的自腳底，一寸一寸爬上身來。³³

腥鹹味只有在戰爭逃難後，身上才會有其腥鹹味。但如今卻連孫女身上也染其了腥鹹味，說明了，這些問題甚至會更換型態而繼續延續至下一代。孫女會認識到外婆，進而了解外婆的困境是因為陷入了不會台語等於是外省人，而他自己本身卻是台灣人所造成的認同混亂；因為外在語境的混亂，使孫女為了逃離對於外省族群的批判和自身身分認同逃難至外婆家，進而發現外婆的困境。後來發現，外婆與自己一樣，都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自己不知道是誰是因為身分認同，而外婆是個外省人，同時在親密關係中的無能為力更使得旁人無法提供協助。孫女與外婆二者有截然不同的處境，但卻受到相同的困境，不同的生活環境但卻因為省籍情結而面臨相同的語言失能的狀況。

³² 李昂編，神小風著《九六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90

³³ 頁190



四、結語

上鎖的箱子透過外婆與孫女的故事隱涉箱子與上鎖的意義，並且透過這一文表現省籍情結中外省族群所面臨的困境。將重要的東西要藏起來，才不會消失這句話，說明為何在故事當中，外婆要不斷的將身邊的人事物藏起來，以免那些東西到了最後會消失，透過不斷藏匿、躲避，甚至連自己也藏起來不讓別人找到了。

從表意模式當中來看，小說文本透過外婆與孫女的故事，詮釋了「上鎖」與「箱子」所代表的意象；再透過意象的含蓄的指向外省族群所面臨的困境和外省族群的問題是如何發生。

上鎖的箱子不斷透過箱子可以藏匿的特性，述說著外婆藏匿物品各指稱著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東西，親情、回憶；對於外省族群而言，支撐他們的只有過往老伴一起逃過戰亂來台的回憶；而一般人所能賴以為生的親情，對他們而言不啻為一種傷害，只能不斷的透過隱藏自己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然而把自己隱藏了，卻也連自己都不見了。

隱喻外省族群在台灣所面臨的困境，外省遺孀因為戰爭的緣故跟隨著蔣介石來到台灣，原以為逃過戰爭，從海裡面活著回來了，可是困難的處境並沒有結束，台灣人對於外省族群的不了解，所使用的方法反而使的外省族群更無法自處；使得外省族群跟逃避戰爭一樣的到處藏匿東西，以保護自己，甚至到最後連自己的也藏起來；使得台灣社會看似沒有任何的省籍問題，然而只是有問題的人通通都無法開口罷了。

省籍問題上的無法解決，更使得像孫女這種角色出現，她認同他是台灣人，卻因為她無法說台語，而不被認同；甚至還要跟外婆一樣，透過將自己藏匿起來才能保護自己。

而外省族群的悲哀並不僅僅是外界的不認同，甚至連家庭最基本的關係都無法維繫良好，透過外婆將親屬關係是為極重要的東西藏入冰箱中，而母親卻是認為要將臭的東西通通丟棄，甚至好好得打掃外婆充滿腥鹹味的家。

可被藏在家中的外婆與孫女應該是最重要的資產，才會將他們都藏起來，而社會卻不是如此的看待，從不把問題當成寶貴的提醒，只是一昧的將其清楚掩蓋；殊不知如此作為並沒有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雖然把重要的東西藏起來，就不會消失了，但不斷的將東西藏起來，讓別人看不見，同時也將東西變不見了，而消失的箱子不恍若那上鎖得箱子，不見了是



看不到箱子裡的問題；而找不到鑰匙可以打開的箱子，問題不也一樣還存在著嗎？

而是讓問題不斷的傳承下去；外省族群問題漸漸的到孫女的年代，變成了不會講台語就不是台灣人；而孫女在這種環境之下也彷彿在經歷戰爭一般，只能逃難至外婆家避難，使得外婆家就像一個島一樣。

上鎖的箱子在主體意識上透過表意模式的分析，然後以身分到經歷、處境和困境說明了這些社會上沉默的外省族群，他們沉默並非沒有發出求救，而是他們的問題被社會大眾當成異端，形成省籍情結，就如同故事當中的母親對外婆的處置方法一樣，將外省族群塑造的跟一般公民沒有區別，而忽略他們在時空社會背景之下所經歷的確有不同。

文本並不認為語言是一種拯救省籍問題的辦法，而是準確的正視箱子中他們所要保護的是什麼？而將其要保護的物品視為重要資產，不要讓身分的不同卻變成相同的逃難。

上鎖的箱子藉由其主導意象開導出「箱子」、「上鎖」兩大故事情節的意象，經過故事陳述表現在故事當中外婆與孫女的互動表現了隱喻外省族群的涵義，並且透過其外省族群開導出文本當中省籍情結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則再次的解釋「上鎖的箱子」主導意象所要表現出的涵義；因此，整部文本內容可視為「上鎖的箱子」題目的陳述，表現出題目中所隱含的意象。

